

荷里活每年例牌出產一兩齣跳舞電影，甚麼《歌舞青春》、《舞力全開》、《舞出真我》等，看完便忘得徹底，故事八九不離十，印象深刻的少之又少。今夏有兩齣伊朗電影上映，其中一齣也是以跳舞為題，真人真事改編，叫人愈看愈糾結。

《舞自由》由英國導演Richard Raymond執導。導演偶然在《泰晤士報》看到一個在伊朗居住卻夢想成為舞者的年輕人的故事，引起興趣，遂將之拍成電影，除了交代少年憑勇氣堅持藝術之路外，亦折射伊朗政局與社會瀰漫白色恐怖的不安定感。生活在一個有自由有民主，甚至連跳舞都不被允許的國度，人要如何自處？ 文：笑笑 圖：UA

# 《舞自由》



導演 Richard Raymond



不同於尋常的勁歌熱舞片，《舞自由》甫開始，便是拳打腳踢的鏡頭，沉重感隨之而來。少年賈艾信成為舞者的經歷，大概讓很多人大跌眼鏡，畢竟跳舞如此平常、理所當然之事，原來也要抗爭。

## 沒有藝術的國度

事情回到1979年，當時的宗教領袖霍梅尼主張推翻君主體制，以伊斯蘭信仰為法律基礎。他認為真神阿拉創造人類並非為了享樂，伊斯蘭國家不能開玩笑，不可以有幽默感，不應該有快樂和趣味。革命勝利後，以霍梅尼為首的教士開始肅清反對派，並將音樂、舞蹈、藝術視為墮落及腐敗的表現。不少舞蹈員被壓迫，有的移居海外，有的放棄跳舞。

很難想像這是「人權憲章」的發源地，是旅遊家眼中的友善國度。至今，伊朗仍是一個極權國家，娛樂藝術活動一概被禁止，舞蹈也是其中之一，只有少數男性舞團能夠在特別節慶表演傳統舞蹈。但愈是禁止，愈是有人按捺不住，不少熱愛跳舞的年輕人透過地下組織偷偷學習，他們一邊與「道德警察」周旋，一邊「翻牆」閱覽外國資訊。

賈艾信自小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裡生長，熱愛舞蹈的心卻從不變改，小時候掩耳目前往偏僻的藝術學校學習藝術，上了大學後，更與四個志同道合的好友，秘密成立地下舞團，「翻牆」看YouTube，從流行歌手米高積遜到現代舞先鋒羅娜包殊，都是他的舞蹈老師。

## 沙漠中昂然起舞

伊朗的政治氛圍、道德警察的種種舉止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文革時期的情境。如出一轍的對政權的絕對忠誠、不擇手段的打壓、鼓勵舉報、不分青紅皂白一頓毒打等行徑，令人不寒而慄。即便知道跳舞被捉到後人身安全備受威脅，艾信腦海壓根沒有害怕這個詞，還提議大家公開表演。

不能在台前表演，舞者不算是舞者，但艾信的想法又過於大膽，同伴們有點卻步。有甚麼地方可以表演而又能避開道德警察的追蹤？艾信笑着說：沙漠。艾信在訪問時解釋：「在沙漠跳舞雖然危險，卻很美好，況且危險向來是伊朗生活的一部分。」因而，他們挑選了15個同學，開車至距離德黑蘭30英里遠的沙漠，在沙漠中起舞。與此同時，其中一個同伴的弟弟，正是當時總統內賈德的支持者，與艾信一眾爭取自由、民主的同學為敵，他要求哥哥成為內應，提供艾信等人在沙漠的具體位置。

同學看到艾信隨著音樂舞動、脫下束縛的長衫頭

巾、奔放自由之景，最後闖頭放棄出賣同伴。隨之而來的是更恐怖驚慌的大規模鎮壓活動，改革派指總統選舉舞弊，拒絕承認大選結果，大批民眾上街示威，而政府竟粗暴鎮壓，艾信被捉走，被毒打，僥倖逃過一劫後，更堅定其為藝術獻身的目標。「在伊朗自由受到壓制，選擇從事藝術工作來自對自由的渴望。我無法忍受國家的自由審查和壓制。我下定決心，無論前路有多艱難，都要繼續藝術工作，抗打壓要由自己做起。」

## 艾甘·漢助陣

飾演艾信的韋斯維列治外貌與真實的艾信非常相似，他在接到《舞自由》劇本後毫不猶豫答應演出，他說，「我一直視跳舞、言論及行動自由為理所當然，但想不到在另一個國家，一個無論年紀和外貌都和我相似的男生，被禁了自由，讓我很震驚。」

而導演Richard Raymond也非常大膽，《舞自由》可說是他首部執導的長片，他曾參與《吸迷情》、《第五元素》等拍攝工作，又監製過電影，今次也非常有見地，找來知名編舞家艾甘·漢(Akram Khan)為電影編舞。此前，艾甘·漢為2012倫敦奧運開幕編排的舞蹈備受好評，Richard忍不住說，「我做夢也想不到可以與艾甘·漢合作，他的舞美得令人着迷，觀眾不只能從編舞看出故事的來龍去脈，更能感受其舞蹈精神。而且，他執於追求細節，讓舞蹈變得不一樣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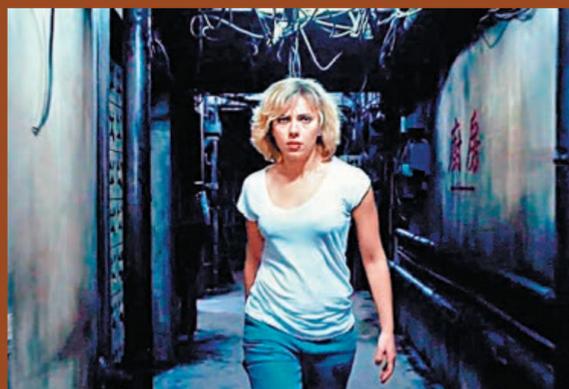
艾甘·漢則說，《舞自由》的編舞比想像中容易，他只需透過肢體語言和表情把導演要說的故事呈現出來，把對白融入舞蹈中。無論編舞或訓練，導演總是隨着演員的動作而改變對白，再讓他把「新對白」融入舞步中，十分有創意。「我看過賈艾信的舞蹈表演，他喜歡利用肢體動作來表達爭取自由的概念，於是我把這獨特的舞步語言融入在《舞自由》的編舞中。」因而他的訓練方式不是去編排舞蹈，而是在演員身上尋找適合的舞步，並從中加入賈艾信獨特的舞蹈語言。

而在沙漠跳舞其實非常困難，因為舞者需要踏在穩固而堅實的地板上，才能自由移動，但來到沙漠，除了應付柔軟的沙，還需要適應酷熱的天氣，艾甘·漢也透露：「舞蹈員用雙腳感受世界，我們知道地板是否堅固。在沙漠跳舞，雙腳踏在柔軟的滑沙上，頓時覺得和世界失去了聯繫，好像隨時會地震的樣子。」

演員們克服一切困難成功拍攝，遺憾的是片子未能在伊朗上映，但艾信的故事鼓舞人心，惟有一天伊朗舞者能在自己的國家盡情起舞。

## 影評

文：張錦濤



## 法國導演回應荷里活公式

荷里活那些鉅製動作電影橫掃半個地球，實在霸道，其他國家的導演眼巴巴看着這個富豪逞強，束手無策，只能任由強者繼續肆虐下去。偶然有零星幾位國際導演要分美國製片人一杯羹，都不成功，玩一兩次便要停手，但法國導演洛比桑或許是個例外。

洛比桑一直拍英語動作片，活躍於國際，在美國電影市場的間隙中，能不停開戲，算是一個異數。他的新作品《超能煞姬》(Lucy)可能是他最大的製作，也惹起國際關注。

首先要說，重金拍攝的超級英雄動作電影，都以「殺人遍野、炸到天翻地覆」的畫面為賣點，而內容又不外乎忠奸對立，維護治安的特警奉行法律、憑正義道德行事，最後擒拿兇手和犯人。

千篇一律的公式，很難有新花樣，就算是編劇高手也如是，只能不斷從科幻範疇發掘靈感。洛比桑這回自編自導，以開發人腦能力為故事背景。電影引述腦科學專家(由美國很吃得開的黑人演員摩根費曼飾演)的演講，指如果人腦完全開發和應用，近乎可以觀心，別人未說出口的話，都可以知道。這樣的「科學資訊」是真是假，作為電影觀眾，也不會去深究。

此片有兩個重點。一，法國導演如何處理他的國際製作？二，從這部大片裡，有甚麼新景象值得大家關注？

洛比桑應用一項「人腦科學數據資訊」，創造出「超能煞姬」來。有趣的是，這位超級女英雄本來是留學台北的美國女學生，她遇人不淑，捲入韓國黑幫國際運毒計劃裡，被人在身體裡滲入新型毒品，以致一夜間，智能急增10倍，變成全能超人。

此動作電影的超級女英雄主角，今回並不倚靠超強體力和身手，而是以腦力取勝，算是有點變化，也較適合由施嘉莉安遜飾演這個角色。而大製作一般都有國際化特色，此片從台北開始，以Regent(晶華酒店)作匪巢，對觀眾來說，台北映象畢竟有新鮮感。台灣以外，販毒者亦經過羅馬、柏林、巴黎的海關，讓多個國際城市的景象出現在銀幕上。當然，重頭戲在巴黎，洛比桑回到巴黎主場，拍攝馬路上的飛車、爆炸場面、街頭槍戰，駕輕就熟，把若干場地翻轉，也得心應手。

我深明超級英雄大製作難脫一套公式，洛比桑就算怎樣異於荷里活、怎樣努力，也只能在公式裡搞點變奏，例如選擇在台北開展故事，但他始終要售賣官能刺激給觀眾。我在進場前沒抱太大的期望，所以也沒有失望。洛比桑要做的事他都做了，他至少為超級英雄做了新版本，又把這個略具法國風味的版本帶到大家眼前。

此片不能與洛比桑前作《昂山素姬》相比，但開槍如燒爆竹的動作電影，卻能麻醉追求刺激的觀眾兩小時。

## 對照記

文：勇先

## 從《足球小將》構建的足球夢

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已在七月曲終人散，作為一個從《足球小將》開始接觸足球的人，今屆盃盞最深刻的，除了德國奪冠、巴西被炒「七個一皮」外，還有日本連續五屆晉身世界盃——雖然今屆成績未如理想，但仍見日本走在「足球強國」的正確道路上。



筆者兒時愛看《足球小將》，雖然明知好誇張好假，但一群「小學雞」踢球時，總是你喊一聲「衝力射球」，我回應一句「猛虎射球」，讓我們這一代的男生沉醉在足球的幻想中。試想動畫在香港也有如此威力，那麼在原產地日本，影響力自然更非同小可。《足球小將》的故事，從戴志偉、小志強、林源三小學時代開始描述，到中學的學界比賽，以至長大後當職業足球員、加盟西甲或意甲球隊，並奪取世青盃和奧運冠軍的種種經歷……要知道《足球小將》在1981年面世時，日本跟香港的足球水平也僅是伯仲之間，但他們已敢於想像日本人能成為巴塞(戴志偉)和祖雲達斯(小志強)的主力。這種近乎「唔知曉」的幻想可能會引來訕笑，卻深深激勵着日本小孩發他們的足球夢。踏入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日本出現了一個又一個「戴志偉」般的球星，由第一代的三浦知良，到後來的中田英壽，以至今日的本田圭佑。這個奇蹟，或許大部分人都歸功於他們出眾的青訓和職業聯賽制度，但過去三十年來，令成千上萬的小男生願為足球前仆後繼，就一定是《足球小將》的功勞。

身處香港，我相信任何一個喜歡足球的男生，都曾有過屬於自己的足球夢。可是當那邊廂日本的高橋陽一會透過《足球小將》鼓勵小男孩為足球而努力時，這邊廂香港的許冠傑卻提醒我們「學生哥好溫功課，咪淨係掛住踢波……」。

「鼓勵狂想+兢兢業業地實踐」是日本足球發展的模式，大概也是培育新一代擁有和追逐理想應有的方程式。回看港產的流行文化產品，它們不是不講理想，但一切理想都腳踏實地得可怕，如近日深夜重播的《烈火雄心》系列、醫生律師飛機師劇集，甚或數不盡的年輕幹探情節。劇集的故事背景，以工种來說，不是公務員就是專業人士。但請別怪創作人寫不到、拍不出主流以外的東西，皆因活在一個只講理想沒有夢想的城市，別人的想像力和夢想，我們永遠也只有羨慕的份兒。

# 黑暗之光



## 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## 電影的路 以《智取威虎山》為例

誰聽見徐克要重拍《智取威虎山》，一定會問：一個香港人，為何會對這個題材有興趣？提問的人也許一開始便錯了，徐克本身是越南華僑，他接受訪問時曾說，《智取威虎山》是人人熟悉的故事，他有心要向過去的無名英雄致敬。這個「人人」顯然不是指香港人，換言之，從一開始，電影的目標觀眾就是很明顯的，於是又有人說這只是部賺錢或討好中央之作。

近年在內地看只供應內地市場(香港或海外華埠不見上映)的合拍片多了，發現水平很參差，目標觀眾的智商估值不太高。以往內地影評人常指香港影人的作品「低級趣味」，但近年內地導演拍的也愈趨低智，兩地之間，似乎在這方面有所「融合」。

《智取威虎山》為甚麼吸引徐克呢？除了內地市場的考慮，目標票房與製作費的配對，我會傾向相信它也是一個臥底故事。共軍與土匪之間，忠

奸正邪之間，最適合蠱惑的香港仔兩邊都不是，兩邊搞轉換。徐克已在《七劍》成功把楚昭南(甄子丹飾演)由奸變忠，過去經驗表明，所有原著(《青蛇》、《笑傲江湖》、《七劍下天山》、黃飛鴻傳說等等)在徐克手中，都脫胎換骨，變化驚人。《林海雪原》(《智取威虎山》原作)估計不會例外。徐克版的《智取威虎山》又是3D，了解老徐的觀眾不會感到意外。當荷里活的3D也愈來愈像動畫時，我們只能接受看電影等於看活動合成影像，和看動畫已無多大分別。《智取威虎山》3D化後，虛構意味只會加強，效果究竟是讚譽抑或反諷，有待片成時由當局和「審查」決定(一笑)。

電影從來就是商業和藝術的結合。當代電影的路可以怎樣走，《智取威虎山》的成敗也許可以提供進一步的線索。